

栏目寄语：

夜听窗外雨打芭蕉，油灯燃尽岁月斑驳。一座城市像一个人。
是灯红酒绿的张扬还是独守寂寥的淡然？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性格，它像一杯醇酒，需要慢慢品味。无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，还是客居异乡的漂流族，无不在创造这座城市的时候被这座城市的气息感染着。
文化是一种力量，也是一座城市的脊梁。当繁华褪尽，人们还能在热闹过后找到精神归属，这是一座幸运的城市，也是一座城市的幸运。
本报特推出“文化寻踪”栏目，深度挖掘和剖析滨州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，将这座城市鲜为人知的一面翔实而优雅地展现在您的眼前。

泰山奶奶与滨州的不解情缘

文/片 本报见习记者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学福 金向华 李希阳



▲图为滨州市绿洲集团为泰山奶奶而建的平子庵。

说起泰山奶奶，或许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。但每年农历三月十五，家里的老人们都面朝泰山方向叩拜，以期泰山奶奶赐福。

泰山奶奶是碧霞元君的俗称，碧霞元君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。道教认为，碧霞元君“庇佑众生，灵应九州”，“统摄岳府神兵，照察人间善恶”，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女神之一。

关于泰山奶奶的传说版本众多，在滨州的滨北刘木皂村和沾化县的久山村各有一个版本，为人们津津乐道。传说终究无据可考，不过怀着对中国神话传说的求知，本报记者带您去这两个地方转一转。

▼这里就是原先久店的街道。

泰山奶奶滨北说

一种说法认为泰山奶奶的原型碧霞生于宋朝一个叫李家庄（现山东省滨州市滨北镇刘木皂村）的村子里，父母刘碧军、李荣霞在当地一位有名望的官员李照鸿家做长工。李照鸿常年在外做官，有一年回家探亲，得知刘李夫妇喜得一女，只见小女肌肤白里透红，高高的鼻梁，浓眉大眼，眼中充满善意的光芒，此时名字未取，李照鸿应允为其取名，于是取其父母名字中的“碧”字和“霞”称为碧霞。

碧霞天资聪颖，三岁之时便精通四书五经，琴棋书画。但世事难料，碧霞七岁之时，当地突发洪水，面对滔滔洪水，碧霞痛心万分，力喊三声：“以我的生命换取这方人的平安”。只见洪水慢慢退去，老百姓惊叹感激，称碧霞为“活菩萨”。

三日后，碧霞将要归位，告之父母：莫过悲伤，小女归位之后封为泰山之神，如需小女，可到泰山脚下直唤我名，便知是家乡之人。

碧霞归位后，被封坐在泰山极

顶的碧霞元君祠。后人念其恩泽，于是将“李家庄”改为“刘木皂”，“刘”乃碧霞元君父亲之姓；“木”乃碧霞元君母亲之姓“李”，因失子故取其字“木”；“皂”乃碧霞元君归位时辰在白天，年龄为七岁，故取其字“皂”。在渤海十八路的天成观元君阁内就供奉着一尊泰山圣母的雕像，以供后人瞻仰。

泰山奶奶久山说

沾化县冯家镇久山村，距离泰山数百里之遥，因泰山奶奶碧霞元君被联系在一起。

13日一大早，我便坐上了开往沾化县冯家镇的客车，因无事可做，就和司机聊了起来。一说泰山奶奶，司机来了兴致，非要说上一说。

相传泰山奶奶原名叫花仙，就出生在冯家镇久山村。因老来得子，花姓夫妇视爱女如掌上明珠。花仙聪明伶俐，九岁就能背诵百家姓、千字文，美中不足的是花仙相貌丑陋，头发稀疏，加之

不爱打扮，村里人称她为丑姑。

一年村上闹瘟疫，父母相继去世，花仙时年十岁，因无亲可投，她起早贪黑帮乡亲们干活，吃的是百家饭。花仙家里有棵百年冬枣树结了十多个小苹果似的大冬枣，她摘下来捧给东邻家的郭大娘吃，见大娘不收，又捧着给几个最好的姐妹吃，姐妹们见花仙两手又脏又黑，哪里还有心思吃。

花仙满脸委屈地捧着枣回到家里，肚子也饿了，一口气把十个大冬枣全吃了，顿时一股清香沁人肺腑，不足一个时辰花仙竟脱胎换骨，粗矮的身子眨眼间变得苗条修长，稀疏的头发转眼功夫变得又密又长，散发着迷人的枣花香，细密的双眉秀丽可人，两眼秋水含情脉脉。

一日久山村的人们做了一个大同小异的梦，梦见一个牵着猎豹的裸女，从久山村北的马虎岭山上来到花仙家，山神笑着对众人说：“众位姐妹乡亲，花仙是泰山帝君的娘娘，我这就带她去泰山同泰山大帝成婚。”说着把花仙叫到老枣树下，说：“冬枣仙子快帮着梳妆一下。”那棵冬枣树顿时化作一仙女忙着给花仙姑娘梳妆打扮。之后花仙姑娘乘猎豹腾云而去。

到了久山村，在村民花先生的带领下，我们来到了一片棉花地里，他告诉我，每当逢年过节时，老人们都到这里上香烧纸，祭拜泰山奶奶。听到这里，我就拿出相机咔咔地拍个不停。据说这里原先叫久店，久店和泰山奶奶有什么关系？这时有人说，村里有个八十多岁的花老先生，他知道很多关于泰山奶奶的故事。

我们表明来意之后，花大爷喜出望外，眉宇间透露着喜悦，“错啦错啦，久店和泰山奶奶没有什么关系。”花老先生说，久店原先叫旧店，建于北宋年间，是一个水产中转地，来往的客商都在这里买卖水产品，曾经流传过一句话“久山落照，海上渔歌”。

说起泰山奶奶的传说遗址，花大爷也说不

清楚，但他知道过去村里人为了祭拜泰山奶奶，专门修了一座庙，就在村子的西北角，庆幸的是花大爷小时候见过这座庙。

花大爷说，这座庙是一间土坯房，有六米长、八米宽。由于夏天雨水多，所以每年三月三之前村民们都去帮忙修缮。从外面看，这座庙宇建得金碧辉煌，庙里有神像，庙门外两侧有负责守卫的兵，泰山奶奶就坐在庙里中间的位置。据花大爷的描述，泰山奶奶的腿是半翘着坐在庙宇中央，双手扶着膝盖，肩两旁搭着彩色的绸缎，脸是粉红色的，看起来非常慈祥。

听说记者是泰安人，花大爷呵呵地笑了起来，“你可是我们泰山奶奶的婆家人呀。”花老爷子更是来了兴致，他说曾经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，说是久山人爬泰山吃包子不要钱。说是从前有一久山花姓人士爬泰山，路上饥饿，就在泰山脚下的一个小店里坐了下来，不料刚蒸的包子被一个外地人预定了。这位花姓人士就和店主商量，付给这位客官双倍的钱来买这笼包子。等到那个人来了之后，店主就对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您的包子已被别人买走了。”那个人就问：“我不是预定了吗？”“是呀，可是这次来的客人可不一般，他是泰山奶奶的娘家人。”于是那个外地人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。“人们传着传着就成了久山人在泰山的小店里吃包子不要钱了。”花大爷笑呵呵地说。

往事越千年，今天的滨州在改革大潮的涌动下，正在发生着一日千里的巨变。然而，回眸往昔，许多美好的传说携带者人们美好的寄托，却在高楼与马路之间被人们遗忘在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间，滨州绿洲集团在自我奋进崛起的同时，决策者们发起了“请泰山奶奶回故里”活动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